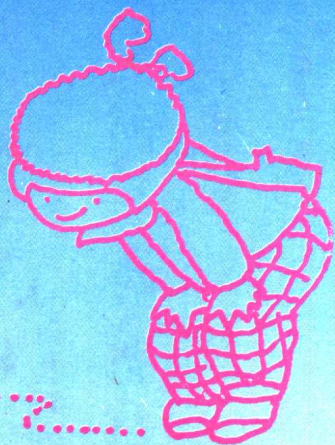


儿童哲学丛书

张诗亚
邓 鹏 主编

李 莎

[美]·M·李普曼 原著 周庆行 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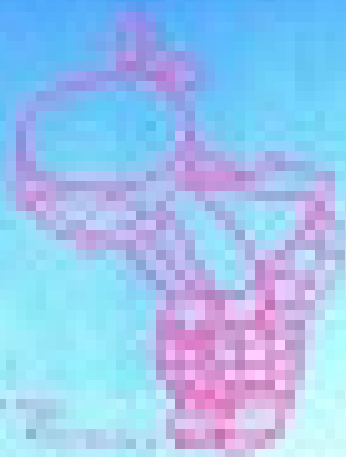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8年
第 1 期



2008年 第 1 期



2008年 第 1 期

儿 童 画 学 丛 书

李 莎



[美] M·李普曼 原著
周庆行 编译
张时亚 统校

山西教育出版社

社 长 任兆文
总 编 辑 左执中
责任编辑 李 健
封面设计 马正华

李 莎

〔美〕M·李普曼 原著

周庆行 编译

*

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并州北路69号)
新华书店经销 平遥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875 字数: 102千字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

ISBN 7—5440—1246—8

B·11 定价: 5.20元

目 录

第一章	(1)
情节一：我们可以既喜爱动物又要吃掉它们吗？	(1)
情节二：聪聪想知道一个问题是什么	(12)
第二章	(16)
情节三：与别人约会的活动	(16)
情节四：欧阳彭力老师的到来	(22)
第三章	(29)
情节五：马克、马丽家的晚餐	(29)
情节六：冬冬摔下楼了	(35)
情节七：史丰老师受到一次警告	(39)
第四章	(43)
情节八：贝贝的葬礼	(43)
情节九：雷雨一定要和冉迪打架吗？	(49)
第五章	(54)
情节十：巨人的三个头	(54)
情节十一：伤害等待着马丽	(60)
情节十二：援救史丰老师的尝试	(63)
第六章	(69)
情节十三：李莎选购衣服	(69)
情节十四：足球比赛	(71)

情节十五：米丽和她的爷爷一起观看狒狒	(80)
第七章	(88)
情节十六：李莎回忆起过去很久以前的事	(88)
情节十七：李莎的父亲所在的工厂破产了	(90)
第八章	(96)
情节十八：我们可以永远相信教科书中所说的 东西吗?	(96)
情节十九：苏琪安慰李莎	(100)
情节二十：评论选美竞赛	(104)
第九章	(111)
情节二十一：麦克遭到一次抢劫	(111)
情节二十二：李莎受到搭乘一次顺路车的诱惑	(116)
第十章	(123)
情节二十三：乘船去旅游	(123)
情节二十四：链条和电缆	(128)
第十一章	(135)
情节二十五：朋友与亲爱者	(135)
情节二十六：白德理校长的挑战	(138)
情节二十七：冬冬的歌	(143)
情节二十八：李莎的母亲得到了一份工作	(145)
情节二十九：惊人的舞会	(149)

第一章

情节一：我们可以既喜爱动物又要吃掉它们吗

“把它拿开！”李莎想对她的父母说，“不管你们在什么地方买到的也要把它拿走！”此时，李莎正坐在父母送给她的新的生日礼物之前，这件礼物是一个在玻璃镜四周环绕着一圈小灯的梳妆台，就象剧院化妆室里的梳妆台一样。

“它们好像在对我说，‘来吧，你会使自己变得漂亮起来！’”李莎望着这些闪闪发光的小灯暗自思索着。她完全相信，自己已毫无办法变得漂亮起来。

不过，她咕哝着还是接受了这份礼物。“谢谢！”她说。现在她在梳妆台的镜面中看到了自己的面部表情。

“脸上的每一部分都不协调，”她自言自语地说，“没有那一点长得合适。前额太高了，两眼的间隔太大，嘴太宽了，鼻子向上翘得太厉害。再看看这些牙齿吧，它们就像一些分开的尖桩似的！”她甚至为她的耳朵长得稍微贴紧头部而气恼。突然，她露齿而笑，她想起了在早几天的时候，父亲曾这样对她说：“李莎，你要知道，根据你的面部特征，我认为你很像古罗马神话中的半人半羊的农牧神。”

当李莎还在为刚才的回忆片断而感到好笑的时候，她的母亲走进了房间。李莎的妈妈也微笑着，她猜想李莎已经使用了这个梳妆台，并且温和地说：“晚饭已准备好了。”

李莎喜欢吃烤鸡，而这次的鸡又烤得特别好，以至于李莎的父亲在切鸡肉时，肉已从鸡骨头上掉落下来。父亲知道李莎喜欢吃鸡腿，所以他就拿了一只鸡腿给李莎。鸡肉格外地柔嫩多汁，使李莎胃口大开。

李莎又想起有一天在学校里麦克企图嘲弄她的情景。麦克说：“李莎喜欢吃死鸡。”但李莎没有生气，她只是付之一笑而回答，“任何人都不会喜欢吃死鸡——至少我母亲所烹饪的鸡是香嫩可口的！”想到这里，她把盘子递过去又要了另一只鸡腿。

晚饭后，李莎外出散步。当她刚走到人行道边时，岳维信叔叔正牵着狗迎面走来。岳维信是新近迁来的邻居，李莎完全不认识他。当他和他的狗走近李莎的房屋时，这只狗发现了树边的一只松鼠，并且立即追赶它。岳维信拉紧了拴狗的皮带，而狗却继续笨拙而吃力地向前爬行，然后它又企图向树上爬，狂吠着仍然要追寻已消逝在树丛中的松鼠。岳维信开始往前走了，但狗仍呆在原地不愿离开。拴狗的皮带越拉越紧，狗的抵制却越来越厉害。岳维信呼唤着他的狗，他对狗喊叫着，但狗却不动。最后，他从身旁的灌木丛中抽出一根细树枝开始抽打这只蹲伏着、不愿移动和不断喘息着的狗。李莎以极端厌恶的心情看着岳维信抽打他的狗，她甚至气愤得叫喊不出来。突然她向前扑过去，试图夺走树枝。

“住手！”她狂怒地吼叫着。岳维信惊诧不已，手里仍捏住树枝，转身问道：“你怎么了？”李莎怒气冲天，气话脱口

而出：“我也是一只狗！”岳维信见此只是耸耸肩，并再次拉紧拴狗的皮带。现在，这只狗结束了它的抵抗，顺从地跟着岳维信走了。不久，他们已在李莎的视野中消逝了。

第二天，在校园里，冉迪对马克说：“小伙子，这个周末我将玩得非常愉快！我父亲要带我去打野鸭子。”

“鼓足勇气去打野鸭子，”马克用嘲讽的口气说道，“想必野鸭子常常是全副武装。”

“太可笑了。”冉迪回答说。

“你连鸟肉都不吃，为什么又要射杀野鸭子？”马克固执地问道。

“因为它们太多了。”冉迪厉声回答着。“除非猎人杀掉数量过剩的野鸭子，否则遍地都会挤满野鸭子。”

“当然，当然。我可以打赌，只有猎人才数得清野鸭子的数量，而且只有他们才能确定野鸭子太多了，以至于要继续射杀它们。我敢打赌，猎人会继续猎杀动物，直到把所有的动物消灭殆尽。”

“果真如此？”麦克插话说，“可喜的解脱。”

“人们有打猎的权利，”冉迪对马克说。“这是宪法里规定的。”

“宪法里根本没有谈及任何有关打猎的事，”马克反驳道。“宪法仅仅说人们享有武装自卫的权力。你接着将要告诉我的就是人们享有他们可以捕猎他们所喜爱的任何东西的权力，甚至可以杀害其他人。我曾经看过一部类似这种情况的电影，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它。”

“简直是荒谬绝伦！”冉迪驳斥说。“杀人与杀动物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

“如果我们说动物的数量过多而可以灭绝动物，那么根据同样的道理，我们就可以因为人口数量过多而灭绝人类吗？”

李莎最初在倾听这番对话时一言未发。但现在开始发表意见了：“对，因为我们已形成了宰杀动物的习惯，因此我们可能已发现，要更改这种习俗是很困难的。”

冉迪使劲地摇头说：“人和动物是完全不同的。宰杀动物是算不了什么的，但你必须记住，你不能把待动物的方法用来对待人。”

谈话逐渐转移到其它题目上去了，但李莎仍感到烦恼不已。“为什么会这样？”她自言自语地说，“任何事情从表面上看都很简单，为什么当你一开始谈论它时就变得如此复杂？马克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宰杀动物的方式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但为了吃到动物肉，我们又得首先宰杀掉它们。我不能理解——当我如此喜爱吃烤鸡和烤牛排时，我怎么又能反对杀掉鸟和动物呢？我应拒绝接触这些食物吗？唉，我真被搞糊涂了！”

李莎的父亲在书房里听立体声音乐。李莎坐在他父亲的躺椅旁的一个坐垫上，等待着乐曲的结束。（李莎坐在教室里上课时，喜欢把双腿蹠曲起来，使膝盖靠拢下巴，而她的长头发则垂直地在她身后悬挂着，聪聪曾对李莎的坐姿评论过，说她坐着就像字母M似的。）

“贝多芬。”李莎的父亲说。

李莎一声不响。

“弦乐四重奏曲。”李莎的父亲又说。

李莎仍然一语不发。但她暗自寻思道：“他知道我不能

把一部曲子与另一部曲子区别开，但我却能记住他告诉我的一切东西；我正希望他能给我讲解更多的东西。”于是她又想起了她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或许我应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她在把自己与冉迪、麦克和马克的谈话情况告诉给父亲后这样作出以上结论。

“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你得出这种结论有两条理由。首先，你对动物有种歉疚感。其次，你相信如果可以宰杀动物，那么你进而会认为屠杀人类也是无可非议的。”

“正是如此。我的理由更正确吧？冉迪却说这些理由不成立。”

“呵？为什么呢？”

“他说动物不得被宰杀，因为它们的数量确实太多了。而且他还说，如果我们不宰杀动物，我们可能会比现在更倾向于杀人。”

“冉迪认为动物没有感觉吗？”

“他没有说过这种话。”

“你相信动物有生存的权利吗？”

“呵，爸爸，我怎么会知道？动物的权利？我从没有听到过这种事？”

李莎的父亲神情严肃地看着她。“你母亲正在喊你。”他说。李莎把胳膊放在前面，并把两只手的手指相互交错在一起，然后又放开。她拉开门走出了房间，她的父亲慈爱地观察着她，直到她在自己的视线中消逝，并听到她下楼穿过长长的大厅进入厨房的声音。

“喂，胡媛，”李莎大声喊道，“你在想什么？你认为

动物有权利吗？”

“你简直变成了一个小孩，”胡媛笑着说，“有人不想承认人有权利，因此谁会承认动物有权利呢？当然，我也可能在某一天作为一名律师在法庭上为一只猫因其尾巴被人踩伤而上诉。”

“那么小孩呢？”马克插话说。“他们有权利吗？”

“小孩！”胡媛又笑了起来。“他们是介于人和动物之间的！这是一些人的观点。”

“小孩长大了就获得了权利。”毕克补充说。

“不，”马克说，“就在你诞生的那一瞬间，你已开始获得权利。你获得了取得食物和衣服的权利，你得到了医疗保健和接受教育的权利。如果你是一个小孩，你就已经得到了许多权利。”

“那么动物有什么权利呢？”李莎继续问道。“它们有不被杀害和吃掉的权利吗？”

毕克回答：“如果它们抓住了我们，它们就有杀害和吃掉我们的权利；然而如果我们捕获了它们，我们就有宰杀和吃掉它们的权利。”

“我们可以借用对待动物的方式来杀人吗？”聪聪问道。“如果有人被我们抓住了，这就给予了我们屠杀他们的权利吗？”

“当然是这样，”毕克回答说，“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就称之为战争，因此这样作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当天晚上，在聪聪的父亲翻开晚报阅读之前，聪聪就关切地询问父亲。

“爸爸，你认为人们应该吃掉动物吗？”

“只有当它们作为食物被煮熟时人们才能吃掉它们。”

“爸爸，今天同学们在学校里正在谈论这件事。现在请你告诉我，如果每个人都停止吃肉，事情不会变得更好吗？”

“出了什么事啦？肉类供应短缺吗？”

“不是的，或许宰杀和吃掉动物是错误的。”

“如果你想人们停止食用鱼和肉类，那么你得保证你有其它种类的食物供人们食用。”

“那还不容易，种植更多的谷物和蔬菜就行了。”

“真是说的比做的容易。”

“或许是世界上的人太多了。”此刻，当聪聪说这番话时已显得很不自在了。他想起了冉迪关于需要捕杀野鸭子是因为野鸭子数量太多的评论。聪聪摇摇头说：“我真不明白，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事情需要考虑。”

“不错，”他的父亲回答道，“你不是想看清楚事物的全貌吗？因此你必须对一切事物予以考虑。”

“一切事物？”

“是的，你或者认为宰杀和吃掉动物是对的，或者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因此你必须对所有的因素予以考虑：如果我们吃掉动物将会发生什么事？如果我们不吃动物肉又将会发生什么事？”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聪聪的父亲翻开了报纸。“你不愿说我们将要做的事情取决于我们所赖以生的世界里的许多种事物吗？”

“我猜想应是这样的。”

“因此，这就是我的回答。有些事如果从孤立的角度看是做错了，但是当你对所有的事物进行全面的考虑时，这些事看

来又可能是做对了。或者事情恰恰相反：它可能最初看来是正确的，但是对所有事物予以考虑时，它可能看来又是错误的。”

聪聪向窗外看了一会儿，然后又继续说下去，而且说得格外慢：“你应该知道，学校里已有了黄色书籍。现在每个人都知道有关黄色书刊的事。每个人都知道谁拥有黄色书籍和怎样弄到这些东西。阅读黄色书籍成瘾的年轻人陷入泥潭已不能自拔。但提供精神毒品的人却没有感到他们所做的是错误的。”聪聪的父亲赞同地点点头，聪聪继续往下说，“那些为贩黄者提供黄色书籍的人也不明白他们所做的是错误的，他们认为运送黄色书刊没有什么不好。而且一位编写黄色书籍的人还说，为什么总是挑剔我的毛病，我现在什么事也没干。”

“他们可能不想看到事物之间的整体联系。”

“但是他们已这样做了，”聪聪惊奇地问道：“他们可能干出一些性质极不相同的事情吗？”

“这是一个提得很好的问题，”聪聪的父亲回答道，并回转身看报纸。

聪聪对父亲的答复并未感到满足。“爸爸，我还要提一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对别人应慷慨大方，这难道不对吗？”

“不，你的看法是对的。”

“既然如此，如果有那么一天，一个我所认识的小伙子向我借一些钱，而且我正好还有他所需要的一笔数额的钞票。我应慷慨地把钱借给他吗？”

“你知道他借钱的目的吗？”

“好吧，我碰巧知道他想用这笔钱去购买黄色书刊。”

“如果你把钱借给他，你这样做是真正地在帮助他吗？”

“我猜想不是。”

“不管情况如何，借钱给别人都是正确的吗？”

“我猜想你正在对各种情况进行考虑。”

“对所有的事情予以考虑，”聪聪的父亲说着并转身躺到他的躺椅上，“我决定看报了。”从他说话的神态来看，聪聪已懂得他所说的意思了。

“或许我不是真正地关心动物。”李莎说。

“她又开始闲谈了。”胡媛对李莎的讲话进行评论。

“不，我说的可是正经话，”李莎回答道，“如果我真心地关心动物，我就不应吃掉它们。然而我已吃掉了它们，所以我不是真心关心它们。”

“我希望这仅仅是我是否已吃了一满盘烤鸡的问题，”胡媛用开玩笑的口气笑着说。

“不，李莎已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聪聪说。“她怎么能说的是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呢？我们的思想难道不应与我们的所作所为相一致吗？我们的行为难道不应与我们的信念相一致吗？”

“完全正确！”雷雨激动地说。“一切事物都应协调一致——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都是相互联系着的。”

“我不明白，”聪聪摇着头说。“或许话题已扯得太远了。”

没有人再说什么，过了一会儿，胡媛和李莎又相互交头接耳窃窃耳语着。

这时，麦克走到毕克身边过去了。每一个人都力图使自己显得幽默诙谐，一会儿，他们就用一种友好而又相互戏谑的语言开起玩笑来。。

当毕克嘲笑胡媛时，胡媛则利口快舌地挖苦毕克的姐姐。

当胡媛的话才讲到一半时，李莎就对毕克说，“喂，你妈妈正在洗衣服，快去帮忙。”

毕克走开了，但麦克却愤怒起来。“你为什么对他说这种事情？”

李莎惊奇地望着麦克。“你指的什么事情？”

“你自己明白！就是她母亲洗衣服的事情。”

“洗衣服没有什么错啊！”胡媛说。“我知道许多人都以洗衣服为生，这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你或许对辛勤劳动的人感到反感？”

但是李莎此时已吓呆了。“我不知道这件事是真的！”她哭泣着说。

“过来吧，李莎，”胡媛安慰着她说，“我认为毕克不会真正把此事记挂在心里。”

“我敢打赌他肯定会为此事而耿耿于怀！”麦克固执地说。“如果某些势利小人谈论你父母的职业，你又会作何感想呢？”

胡媛耸耸肩说：“我就让他们去说，让他们白费口舌。”

但麦克不愿息事宁人。他说：“毕克的父亲在一场工伤事故中死去了，此事难道还不够惨吗？他母亲确实得到了一笔抚恤金，但数额却不多。她在一家旅馆里当清洁工，并在洗衣房里为那里的旅客洗衣服。李莎，男孩们绝不会像你这样用这种事情给他开玩笑！”

李莎无言以答。胡媛也不能再说什么安慰她了。她一再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我知道这些事，我一定会三思而行，而且我不会说我刚才所说的那些事。不过，这或许算不了什么，毕克可能没有感到被伤害，以后我不再提这些事就行

了。”当她还在难过时，一种略带几分幽默的想法又在其脑海里浮现出来：下一次，除非我自己说的完全是假话，否则我绝不会再说什么如此类的话了！

即使李莎希望毕克没有受到伤害，但是为自己做错事而羞愧不已的情感却无法驱散。于是，她开始想弄明白她是否真正地想伤害毕克。“我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他常常对我是很友好的。他肯定遇到了不少麻烦和困难，但他不需要我为他做什么事。”用同样的理由设身处地想一想，李莎认为自己已伤害了毕克。这种想法使她不寒而栗。

那天晚上，李莎不愿离开寝室去吃晚饭。父母虽一再劝她，她仍倔强地拒绝进餐，最后他们只得把李莎单独留在房间里。烤牛排的香味弥漫在楼道里，并逐渐渗进李莎正躺在床上的那间寝室里。这诱人的香味既增加了李莎的烦恼又使她馋涎欲滴，但她强烈地感到，如果她抵制住了晚餐、特别是抵制住了吃一顿烤牛排的晚餐的诱惑，那么她就可能为自己做的错事赎罪。

然而这种想法对她起到的帮助作用似乎不大，当她想到炒胡萝卜和洋葱以及用肉汁烹饪而成的洋芋泥时，她甚至翻来复去地难受得睡不着。她唯一感到可以自慰的是她已决定在未来的日子里，每当做或说出可能会伤害别人感情的事或话之前，一定全面、认真地进行考虑，杜绝类似事情发生。

“我也希望自己能做到言行一致，然而这又意味着我得放弃烤牛排和烤鸡呀！对自己许下一个又不愿遵守的诺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

李莎为自己没有去吃烤牛排的晚餐而颇感自豪。但是在夜里，在她入睡之前，她却把冰箱里的食物吃得干干净净。